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和諧是朵會唱歌的花

王喜冉

夏季的清晨，鳥兒們的歡快鳴叫聲如同天然的鬧鐘，輕柔地喚醒了被薄霧籠罩的燕兒島。瞬間，整個公園便生動活潑起來。漫步在林間，我被一隻大尾巴喜鵲的「撲楞」聲驚到，只見它肆無忌憚地從頭頂飛過，「喳喳」聲不絕於耳。這邊的雀兒們爭相在枝頭亮著嗓，那邊嫺雅的燕子卻只是從容地棲息在枝頭，偶爾發出兩聲「啾啾」。

永遠藏在深處的布谷鳥拉著悠長的「咕咕」聲，像是藏了一肚子心事。

婉轉的「啾啾」聲中總帶著幾分黃鸝的傲嬌與自信。站在石徑上，聆聽著這四面八方的歡唱聲，我感動而沉醉。這是一場鳥兒們的交響樂，自由、盛大而和諧。

公園總會敞開綠色的胸懷，迎接每一個蓬勃的生命，想到兒時生活的小院，也是這樣靜謐靈動。夜幕降臨，欄裡的老牛「咯吱咯吱」安詳地咀嚼著，怕黑的小羊輕聲「咩咩」叫著媽媽，被同伴踩到腳的雞發出不滿的「咯咯」聲，蝓蝓和蠅蠅藏在角落裡「得兒」「蠅兒」地和著，樹吹著涼風「嘩啦」著葉子……這是

一首動人的鄉村小夜曲，輕婉、盈耳、靜謐。聽著聽著，屋裡的主人便在這和諧的旋律中卸了一天的疲憊，蓋著月光進入夢鄉。

辛棄疾在被貶江西時，寫下了名篇《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月光從雲間忽然流瀉下來，驚飛了樹枝上的喜鵲，「嘎」的一聲打破了夜的寧靜，蟬惱羞地嘶鳴起來。「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謐空、皓月、搖枝、突發的鳥鳴勾勒出一幅安詳動人的空中夜景則把我們帶到了豐收寄望的田野。稻香隨風飄散，蛙鳴響徹四野，田間老農的笑聲，繪就了一幅泰和的鄉村夜色。動靜相宜，和諧美如畫。

前幾日看八七版電視劇《紅樓夢》，到了「黛玉葬花」那集，我再次被和諧之美所震撼。「天盡頭，何處是香丘」如泣如訴的歌聲響起，微風中，桃花紛紛飄落，雙眉微蹙的林黛玉緩步走出桃林，淺溪中朵朵落花隨水流飄零。劇中的音樂如同滴滴濃墨，融入人物的傷愁，暈染出一幅水墨畫般的悲情景象。而人物的情感又如淚珠般融入音樂之中，交融一體，正是劇情與音樂的和諧搭配之功。

和諧，是自然的交響，是生活的旋律，更是心靈的共鳴。它如同一朵歌唱的花，為每一個注視她的人，送來平和與美好。

此處有聲勝無聲

陳春韻

夏日的午後，雨滴叮咚，如跳動的音符，在天空的五線譜上奏起悠揚的樂章。池塘裡蛙聲一片，似在享受著大自然的甘露。幾聲驚雷如交響樂的定音鼓，驚擾午睡的花貓，邁出優雅的步伐加入這歡愉。大自然的旋律婉轉悠揚，令人不禁沉醉其中。

自然的韻律藏在詩詞之中。唐代詩人王維的《山居秋暝》是一曲清新的小調。空曠的群山沐浴了一場新雨，月光透過枝葉灑落在幽靜的竹林中，清澈的泉水在山石上淙淙流淌。遠處竹林「沙沙」作響，是洗衣歸來的少女們嬉戲嬉笑，出沒的漁舟帶著蓮葉在輕輕擺動。大自然的優美旋律，雖離卻餘韻深遠，怎能不讓詩人心生嚮往？

蘇東坡的《石鐘山記》卻是一首古樸的編鐘樂。石鍾山山勢蜿蜒，水流順勢而下，與山下石穴縫隙相遇，水波激盪，發出悅耳的樂音，如鐘如磬。自然風景的壯觀奇特，造就了石鍾山獨特的音律，不斷撩撥著遊客的心弦，讓人流連忘返。

大自然有時還會化身指揮家，奏一曲高亢激昂的交響樂。央視紀錄片《動物世界》曾帶我親臨「演奏現場」。清晨，東非大草原上，一場硝煙瀰漫的戰役又即將開啟。馬拉河邊，角馬首領縱身一躍快速起跑，打響群馬遷徙的衝鋒號。千萬隻角馬緊隨其後，如勢不可擋的洪流奔湧而出。一時間，踏浪聲、熙攘聲、悲鳴聲此起彼伏，奏出壯懷激烈的命運交響樂。這屬於大自然的旋律多麼令人震撼！高樓林立的今天，傾聽自然之音是一種奢侈。美學大師朱光潛將「厚積薄發聽雨聲」視為珍貴的「生命美學」。學生拜訪他時，眼看滿院子的落葉，想幫他清掃乾淨，卻被他阻攔道：「我等了好久才存了這麼多層落葉，晚上在書房看書，可以聽見雨落下來，風捲起的聲音。」樹葉越厚，風捲殘葉的旋律就會越動聽，兩點打在層疊的葉子上，聲音也能更沉著厚重，如年老的長者與年輕的後輩，坐而論道，談論生命的悲歡離合。朱光潛總是沉浸在這樣的旋律中，體會那餘韻深遠，意味深長。

雨還在浙瀝地下著，趁閒暇之際，沏一壺清茶，靜坐於窗前，閉上眼睛聆聽大自然的聲音，那優美的旋律，動聽的迴響似在訴說著宇宙的奧秘，此處有聲勝無聲！

閩南「一飯」

蔡景典

想起來就會情不自禁地饑涎欲滴。

這款美食，閩南一帶都有。有的地方叫香飯或香油飯，也有的叫做紅飯，更多的是叫做燴飯。燴，〈閩南方言大詞典〉解釋為「以少量的水燴煮」。我卻認為應該是叫做「一飯」，一和燴同音，而且這的確是第一好吃的飯。

記憶回到孩提。隨著「辟里啪啦」的鞭炮聲熱鬧響起，稍前日子還在揣測鄰家的媳婦會是生男孩還是生女孩，即刻就有了答案。「恭喜添丁啦」大人們紛紛向主人道喜著，而孩童們開始扳著手指頭算著再過幾天就能吃到久違的燴飯了。喝著薯糊過日子的年代，有米飯吃那是天大的好事，尤其是有這種最好吃的香噴噴的「一飯」更是令人惦記。

生男孩也好，生女孩也是，出生都要

「報生」。我們這裡是十一日或十四日的時候「報生」，要向親家報，也得向祠堂的先祖和村裡廟宇的境主報，稱為「做十大」或「做十四大」。「大」的寓意是「胖胖大」，祈願孩子健康成長。這些好日子是必須有燴飯的，所以也被叫做「生囤飯」。滿月宴時這飯得頭道就上，又叫做「滿月飯」。

做燴飯是一項技術活，整個過程叫「燴燴飯」，這火候、拌料、翻炒等等的，得有經驗的人才行，經常是老師傅掌勺，年輕人幫廚。日子一到，場面鋪開，滿是熱鬧。經兩小時浸泡好的和米盛滿幾個筐，擱架著瀝掉多餘的水分。旁邊的灶膛柴火燒得焰紅，大鼎裡的油已熱起。撒進壓碎的蔥頭，「吡嘍」聲中香味即刻撲鼻而來。倒入瀝好的米，翻炒起來，幾分熟後等著佐料。另一鼎已經依次炸酥待用的金黃蔥頭花、姜絲和煨炒的香菇粒、五花肉丁早已散發著熱香。將這些備好的佐料拌入米中，落點醬油著色，抖些調料起味，摻和均勻。然後加入剛可沒及食材的溫水，置上蓋燴煮起來。飯中有蝦仁、干貝和蠔乾等等的，那是後來有錢人家才加的，以前沒有。

一刻半鐘後，把煮熟的燴飯鏟在簸箕上披開，熱氣騰騰，油香四溢。澆上熱麻油，滴些白燒酒，放入炸好的花生仁和剛切的青蔥碎，稍作拌勻再裝到神籃裡。裝上籃的飯面向內堆成小山形狀，象徵圓滿。另取些用紅糕著色的燴飯撒在上面，寓意紅火。中間

披上一個完整的煎雞蛋，以示旺氣。晶瑩剔透的米粒透著油潤，有紅黃綠佐料點綴，更是色香味齊全，一番喜慶。

先燴好的頭鼎燴飯是要給親家和祭拜先祖、境主，還有床母，後面燴的才安排給親戚朋友和鄰里厝邊。

忙碌好祭拜儀式，丈夫陪妻子載著一大籃燴飯趕往娘家「報生」。娘家人開始張羅起「送庚」禮，庚是年齡，意為年年吉祥安康。外婆為新外孫準備了紅紅的虎仔帽、紅紅的衣褲鞋襪，還有銀手鐲、銀鏈子，也為女兒準備了雞鴨和麻油等補身子的料。接著將一盆盆燴飯送給親戚朋友，他們用點了紅的麵線雞蛋做了回禮。自家人早早挑著滿滿的燴飯在村裡挨家挨戶一碗一碗地分發著，鄰里厝邊則會回一些米回敬，還不忘在米上插一小張紅紙祝福著。香香的燴飯飽滿著親情、友情和鄉情，令人不能忘懷。

歲月留痕，一擔燴飯挑起了一個村落的喜悅鄉愁，一碗燴飯烙記著一個童年的燦爛印跡。

「這燴飯，吃一口就能讓人餓得不小心連舌頭都捲到肚子裡。以前，一年難得能吃到幾次。偶爾有鄰里厝邊或親朋好友分給一碗，家裡大人捨不得吃，兄弟姐妹幾人必須有福同享，每人用湯匙均分一些，不然常會被認為份量不平而吵架。」閒談到這古早味的好料時，好幾位在場人士眼角眉毛都飛了起來。

難忘燴飯——閩南最好吃的「一飯」！



文藝副刊

海韻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專欄主編：溫陵氏 宓月 550期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葉巨龍，中國林業生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文字散見《遼寧青年》，《浙江作家》，《中國自然資源報》，《河南文學》，《華人文學》，《詩殿堂》等國內外報章網媒，作品入選多種選本。

如果可以，我想就這樣俯身而立
站在田埂上
和一株稻穗相認
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事

和一株稻穗相認
就可以放低自己的身姿
坐在拔節的光陰裡聆聽
一粒稻穀的敘述

它們沉甸甸的樣子多像我的親人
立在水田中央
用汗水盈滿的身姿
降下塵世的煙火
從一粒種子到天下糧倉
我相信每一株稻穗的前世今生裡
都住著風聲和閃電

和一株稻穗相認（外六首）

也住著菩薩
種下的善與愛

我所熱愛的春天 從一粒落地的種子開始

布谷鳥叫醒了春天
端著簸箕的父親略彎著身子
立在田中央拋撒出春天的第一粒種子
故鄉便跟著生動起來

田塍上的雜草依舊旺盛
這是暫時的
再往後些時日，它們
將被一畦畦大豆苗取代
和屆時長勢喜人的禾苗一起
把父親的喜悅包裹其中
深埋土地的種子
在它巴掌大的祖國裡
日夜兼程。在拔節的腳步中
抵達樸素的守望

多年以後，我所熱愛的春天
依然從一粒落地的種子開始
那麼多的雨水，那麼多的陽光
都沐浴著內心的給養

秋收

先于黃昏抵達的是涼風
父親從金黃的稻浪中
直起身子
豆大的汗珠順勢
從他粘濕的髮梢滴落下來
淹沒在秋收的喜悅裡
暮色圍攏過來

鷓鴣鳥已經歸巢
潮濕的田畝上
蛙聲與蟲鳴此起彼伏
在稻禾的清香中
奏響黃昏下的田野交響曲

父親揮舞著鐮刀
趕在天黑前
收割秋天的最後一籠水稻
他彎下腰的模樣像極了
一株謙卑的稻穗
低著頭，又一次扎進遼闊的秋天

黃昏裡

倦鳥從晚風裡輕盈地劃過
暮色中的炊煙
縈繞著淡淡的清香
氤氳著黃昏
不可言喻的慈悲
蒲公英沾滿了露水
倚靠在夕光裡
彷彿安靜是草木該有的樣子
落日不語，注視著人間
那麼多的愛與錯
此刻被一寸一寸地吞沒
揉進光陰裡

萬物各有歸途
踏著古老的足跡
在種滿故事的土地上
觸摸一條河流的鄉愁

老屋記

站在牆頭上的泥工師傅
把最後一桶泥漿鋪在牆體上
寒風又一次被擋在了屋外

晚飯的時候
餐桌上多了一盤豬頭肉
泥工師傅在父親的客套中
推讓著，一碗水酒滿了又滿

老屋多舛，瘦弱的燈光下
步入中年的父親
微醉著欠身
大瓷碗裡晃動著

清冽的芬芳

那是1986年的冬夜
十一歲的我靠在那道新修的牆面上
靠著泥土的馨香與厚實

今夜，我是最後一個抵達故鄉的人

乘著夜色歸來
村口有我離開時的寧靜
彷彿一切都還年輕
像經過薄翼的日子
在稀疏的夜空中漏下年少的光
愛我的人已經老去
沉睡中的村莊
隱沒在濃稠的夜色中
陷入更深的寂靜
零星的犬吠聲從對面傳來
又潛入村莊的夢囈
時間在暗夜裡趕往深處

今夜，我是最後一個抵達故鄉的人
在童年的門前
遇見從前的自己

谷雨沒有雨

谷雨沒有雨
白花的陽光穿過工業區的大樓
打在簇新的外立面上
散發著新工業時代的氣息

腳下的北斗二路是個新名詞
湛藍色的路牌佇立在道路兩旁
稀疏地排列著
在轟鳴的機器聲中
伸向未竟之路

從北斗山到北斗二路
古老的土地收攏春風雨露
在鱗次櫛比的鋼結構建築中
描繪著時代的屬性與版圖